



引言

本书是两位医师的联手之作，他们的专业领域——精神医学和整形外科学——让人乍一看感觉有天壤之别：因为精神医学主张为我们收复内在失衡的精神领地，而整形外科学则为我们提供美化外貌的机会。然而，这两个医学分支的“风马牛不相及”程度并不如我们起初所想象的那么深。事实上，它们二者都把重建身心和谐视为己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美”与“丑”的形象之下都掩盖着一个自身的“内在”。这两门学科的合作愈发显得意义重大，不仅因为它可以使医学整形诉求的真实动机被了解，而且还能给病患带来更大的自信和坚定的内心。

萌生著此书之念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一些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发现。在欧洲，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精神科诊所或产科诊所转型为医疗整形机构。此外，对“美”的追求（并不单纯指景致）业已成为人们的出游目的：去一趟土耳其、泰国或其他的东方国度，回来以后脸上的肌肤显得更加细腻紧致，这并不归功于当地的气候或水土。最后还有众多温泉疗养站区变成了水疗中心，同时还有那些位于山间或临海的四星级酒店在其原有的休闲或娱乐服务的基础上增设了集美体和按摩功能于一身的水疗服务。那么为什么女性和男性（男性并不在少

数)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使自身变美的行动中呢?

诚然,医疗美容在近几年间被正了名。此后,它成了以下事物的主题:一部大获好评的美剧《整容室》(*Nip/Tuck*);时尚资讯(比如 *Vogue* 杂志);精美的艺术书籍〔其中一本是由安格丽卡·塔森(Angelika Taschen)出版的,书名正好就是《美学外科学》(*Aesthetic Surgery*)^①];庆祝活动〔让我们想一想危险的美国“肉毒杆菌派对”(Botox parties)^②吧],甚至还有粉红小说〔“鸡仔文学”(chick lit)]^③这种体裁专飨现代浪漫派的年轻女性读者,它毫无顾忌地讲述关于“动刀子”与去皱手术,比如那本风趣的《肉毒杆菌日记》,其作者是贾尼斯·卡普兰(Janice Kaplan)和林恩·斯伦贝谢(Lynn Schnumberger)〕。

如何来诠释这样的变化?对“美”的追求是不是一种集体憧憬的特征,它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而自现代技术产生以后这个愿望有望成真?又抑或说,对“美”的追求只是我们的一种时代沉迷,就如同法国在1968年后对待性解放那样?再或者说,长久以来我们都因一种观点而感到恐惧,认为要拥有美与乐必先经历苦痛,而现今我们正在从这样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吗?

本书致力于挖掘人们爱美背后所隐藏着的种种矛盾以及在世易时移的不同变量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关于人的本质内涵。

毫无疑问,当今存在着一股过度追求视觉的风潮,它时常发展致使社会标准直逼“纯外貌协会”的地步(第二章),与之相反的是个

① A. 塔森,《美学外科学》,科隆,塔森出版社,2005。

② 美国曾一度在上流社会时髦女性间风行的派对形式,大家聚集在一位美容师的办公室或一处私人宅所内,彼此认识并分享保持年轻的心得,派对期间她们会接受肉毒杆菌注射。——译注

③ 这是对都市女性文学的一种俗称。——译注

人魅力（第三章），它不与当下的风潮挂钩，而与人格的富裕程度相关联。

不可否认，美丽的人和事总是占优（在第五章我们将探讨一下美丽的各种好处和优势）。只有在极个别的罕见情形下美丽会成为短板（第八章）。总的来说，相貌堂堂有助于实施诱惑（第七章）、增强自信并利于治愈（第九章）。不单单女性追求美（第六章介绍了不同类型的女性美），男性也愈发变得自恋并爱美起来（他们的各种表现被收录在第四章里）。

我们不仅需要外貌的美丽，还需要所谓的“主流饰品”（第十章），这些小帮手成为对抗压抑之现状的必备砝码。

本书末尾的章节（第十一、十二章）介绍巴尔迪尼博士（Dr. Baldini）根据其行医经验得出的一众建议，她将阐述如何在皮肤美容及激光治疗等领域中作出判断并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案。

如果说本书的撰写目的之一毫无疑问是“成人之美”，那么，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帮助大家明确一件事：人之“美”源自肉体与精神的有机和谐。

维里·帕西尼

马丽亚·特里萨·巴尔迪尼



第一章

身体之美

在古代^①，谈“美”很容易。它是大理石雕制的完美体型，它是人体各部分黄金美学比例的和谐体：一尊里亚切青铜武士像（*bronze de Riace*）^②，或者一尊“尼姬”（*Nike*）^③，也就是展翅欲飞的胜利女神。从古希腊时期起，到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乃至新古典主义时期，一切关于“美”的标准简单而明了：普遍的典范就是拉丁语里的“美”字（*venustas*），人体的黄金分割美学比例是它的基础。

而现在呢，“美”成了什么？在现今的时代，“美”化身成别具诗情画意的书本卷首寄语，比如说，年轻的纽约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在其新作的扉页上写道：“献给妮可（*Nicole*）——我认知中的美。”从只言片语里透露出的浪漫在于，妮可是他的太太。于是，“美”便化身成了一个理想化的个体，跳脱于一切固定法则之外。

然而“美”也可以是联结梦想与技术的标签，标签上印着那些最新研制的护肤品所标榜的功效，这些护肤产品的名称都出神入化，叫

① 此处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时代。——译注

② 于1972年在意大利里亚切市（*Riace*）附近的爱奥尼亚（*Ionia*）海岸被发现的（两尊）青铜雕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比较完整的稀有珍品。——译注

③ 古希腊的胜利女神。——译注

人联想到古代的炼金术。因而人们能看到诸如“浓缩永恒”(*Concentré d'éternité*)、“天使之浴”(*Douche céleste*)、“极致之美菁华眼霜”(*Prodigy Eyes*)、“睡莲”(*Nirvanesque*)等产品名。原因也许如费德里科·莫里斯(*Federico Morace*)所阐释的那样：如今人们购买产品的同时也在追寻一种“叙述性的慰藉”。大家在科技可信度之上希望从产品名称中读出某种暗示或某些情感的痕迹。

“美”也可以是假象，又或者我们应该换种说法：“美”是医学及美容外科学许下的允诺，而这种承诺近年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光滑无痕的面容搭配完美的身材，就像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海肯(*Elisabeth Haiken*)所阐述的那样，大家都期待成为众人认可的女神。这种大众追求的渴望如此浓烈，以至于在时尚和新式沉迷之间、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时尚杂志《时尚》(*Vogue*)的封面上，原本意义上的整形外科早已寿终正寝。在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疯狂之升级换貌”的专栏里，著名摄影师史蒂文·梅森(*Steven Meison*)展现了下面的场景：琳达·伊万格列斯塔(*Linda Evangelista*)以及其他一些顶级模特被安置在手术台上，准备接受外科手术刀的洗礼；又或者是关于她们妆前术后之间惊世骇俗的强烈对比。

可是整形外科手术却竟然还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最初，它的出世是为了救治那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里逃生而面容或肢体遭受严重损毁的人们，以及为了帮助当时一些犹太人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把外貌特征过于明显的鹰钩鼻削平。经过这些年的加速发展，外科专家和整形医师们业已将他们的技艺从鼻子这块领域扩展至整个身体。单单在美国一个国家，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被改动，而整形的尺度更是囊括了从(通过激光射频的手段)使阴道“回春”^①，到处女膜的修

① 实际上是通过激光手术达到阴道收紧的效果。——译注

复、阴茎的增长增粗、手臂内侧的提拉去皱（可以消除因年龄造成的手臂内侧皮肤褶皱增多），以及大众早已司空见惯的对胸部、臀部、眼部等人体部位的整形与修复。

而最新的技术甚至发展到了连古通今的地步，把古代^①的工艺与当今最顶尖的技术相结合，克娄巴特拉^②（Cléopâtre）和好莱坞著名女星们也因此从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转变成了爱美的“盟友”。比如“黄金脸部提升术”（le Gold Face Lifting）。这是一项需要实施局部麻醉的面部美容手术，将直径不超过1毫米的极细黄金丝植入表皮和脂肪层之间，并使它们织成网状结构，从而在面部形成一张“内嵌面膜”，它启动皮下细胞的愈合运作，这样一来使皮肤逐渐焕新再生并显得娇嫩、更平滑、更具光泽。在巴黎，这项美容术价格不菲，令人咋舌。早在克娄巴特拉时代，黄金就属于贵重物品，据说黄金粉末是她的化妆品中的座上客，常常被使用。如今，诸如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等大明星都使用过这种稀贵的面膜。没错，从克娄巴特拉到莎朗·斯通，或者反过来看，从莎朗·斯通回到克娄巴特拉，因为若想更好地掌握变美的各种仪式与秘诀，我们就都得追本溯源至从前的年代。

叛逆天使阿撒兹勒（Azazel）^③的稟赋

异教崇拜（paganisme）^④对“美”保持着赞颂与崇敬。随着众一神教的出现，“美”才被赋予了某种时常相互对立的双重内涵。身体是

① 此处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译注

② 古埃及女王，先后为恺撒、安东尼所爱。——译注

③ 也译作“阿撒泻勒”，犹太传说中背叛上帝的堕落天使，也是一个恶魔。——译注

④ 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徒对信奉多神教的行为或多神论的称谓。——译注

原罪之所倚，除非其蒙承幸福、快乐与不老的宠泽，否则注定要投身于苦役或磨难。自从有了夏娃的传说，“美”被驱逐出伊甸园，与诱惑、失贞挂钩。而这层关联从未被遗忘过：一桩近年^①发生的桃色丑闻案在美国掀起了波澜，24岁的金发女教师黛布拉·比斯利·拉费（Debra Beasley Lafave）被控告与其所在学校的一名未成年男学生发生性关系，随后在法庭上，被告的辩护律师声称：“她长得太漂亮，不能就这么毁在牢狱里。”噢，她的美丽与邪恶哪怕在高墙内也是危险的，因为这会招致她的狱友们与女狱警的注意。兼具愉悦与罪恶是“美”的双重性内涵，而这点也在《创世纪》（la Genèse, 3:6）的一个篇章里得到印证。此外，《以诺书》（le Livre d'Énoch）也对堕落天使阿撒兹勒作了下面一番描述：他教会人类如何将熔融各种金属的技艺一方面应用在锻造长剑与铠甲上，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用于打造精致手镯和项链。随后，他还指导人们镶嵌各类名贵宝石做装饰以及利用铈元素的物质涂料涂在眼眶上成为一种妆容。而阿撒兹勒便如是成了体现“美”的双重性内涵的代表。在多米尼克·帕克特（Dominique Paquet）^②看来，正是由于阿撒兹勒把他的所知带给人类，他从天使变成了魔鬼，原因是肉体 and 身体的装饰物所反映出来的美与金属、战争的技艺相互关联，这种美就恰置于永恒与肉体诱惑的对立中心。

从前，“美”由神职人员^③一手掌管着，因而不可能被视为罪恶的源泉。即便是入教和入葬的仪式，前者宣告从生存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后者意味着迈入亡灵的天国，它们都兼具了象征性意义与实施治疗两种功能，这两种功能完全可以被视作名副其实的身体护理。

人们把铈这类物质作为美容护肤品涂抹在眼眶四周，这样做可以

① 2005年产生的法庭判决。——译注

② 法国戏剧演员、哲学剧作家。——译注

③ 此处既指古希腊、古埃及时代的祭司，也指古罗马时期的神职人员。——译注

帮助眼睛抵御沙漠地区的风沙侵袭，使皮肤的质感柔滑并散发体香，人们还使用以松脂为主要成分的香膏。这些妆容手段都被囊括进各种仪式庆典的惯例框架内，习俗与仪式承载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划分，而在这样的社会中，贵族阶层与神职人员掌管着医药与化妆的秘密。在古埃及，一场柠檬泡浴为贵妇人们的一天揭开了帷幕，随后再来一次精油香薰按摩。肤色的提亮方面则交由一种赭石颜料来打理，它能使人的皮肤看起来红润亮泽；眼部的提升借助于“眼墨”^①，它是一种能使人的目光炯炯有神的黑色物质，眉毛被化成细长状并勾勒出鱼类的线条，而眼睑则被涂上孔雀石或青松石的绿色（这些都是当地产的天然玉块和宝石，被加工制作成粉末）^②。在头饰方面，古埃及人佩戴蓝色的假发，他们精心修护手、脚的指甲并将其通过散沫花的花叶染料来上色，还能起到护甲作用，防止风沙对指甲的侵害。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③之妆

在荷马生活的古希腊时期，“美”的最高境界不在于身体护理或各种饰品，而在于整体与各部分细节的有机协调统一。这个理念后来也被柏拉图沿用。有意思的是，在希腊神话中，“美”的含义两极并存：女性之美既受柔美、和谐的阿佛洛狄忒掌管，却也听从狡黠、致命的潘多拉。根据后者的一贯做法，凡是反对“人造之美”的女性都会被毁灭。

① 源于阿拉伯国家，可用于眼睑、睫毛、眉毛等部位。此处相当于今日的“眼线笔”“睫毛膏”或“眉笔”等化工具。——译注

② 相当于今日的眼影。——译注

③ 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爱与美的女神。——译注